

演唱集

改字号

陈杰 張园芳 著



GAI ZIHAO

吉林人民出版社

演 唱 集

改 字 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8·长·春

內 容 簡 介

本書包括五篇曲艺作品：

“改字号”（山东快書）写城市街道居民办工业的故事；“磨石开花”（山东快書）写一个大学生在林区“磨石弯”工作，受到了生活的鍛炼，成了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員，得到人們的爱戴；“双探宝”（鼓詞）写县长和农民一起上山找水源浇地的故事。

此外，有“亲家比武”、“小两口观灯”两篇二人轉。



改 字 号（演唱集）

陈 杰 著
张 园 芳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 字数：19,000 印数：20,000册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091·232

定价(6)：0.10元

目 次

改字号(山东快书)	陈 杰 (1)
磨石开花(山东快书)	张园芳 (6)
双探宝(鼓词)	张园芳 陈 杰 (12)
亲家比武(二人转)	陈 杰 (18)
小两口观灯(二人转)	陈 杰 (22)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改字号 (山东快书)

陈

杰

到大街，用目瞧，
这两天街面挺热闹，
街东头新办一个洗染厂，
街西头废品收购站直把锣鼓敲，
街当中有幢门市房，
从早到晚忙的不开交，
男同志挑土和泥垒间壁，
女同志修理门窗也把家什操，
凳子上站着人一个，
脸对着玻璃把字描，
要问这里忙什么，

(白) 别急！
听我从头慢慢学。
这街上住个杨二嫂，
三十多岁个不高，
居民组里组长当，
办事情认真负责任怨又任劳。
这一天她在区里开完了会，
没回家直接去找李翠娇。

(白) 大妹子在家吗？
噢，二嫂来了请进来，
李翠娇随手就把门帘撩。
俩人进屋落了坐，
杨二嫂开口叫翠娇：

“今天我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翠娇问：“是不是纱厂要把女工
招？”

“傻丫头猜错了，
这事呀做梦你都猜不着。”

“好二嫂，你快说吧，
急的人家心发焦！”
二嫂说：“自从公布总路线，
革命的红旗处处飘，
全民起来办工业，
群众的干劲冲云霄，
咱街上的居民都有积极性，
昨晚上不少人去把我的房门
敲，

咱組里研究办个小工厂，
免得沒工作在家干待着，
干这事可少不了翠娇你，
今天咱俩得好好聊一聊。”

李翠娇一听挺高兴，
心里头觉着真寬綽。

翠娇問：“国家投資多少錢？”

二嫂說：“民办嘛， 錢由大家
掏。”

李翠娇听完一撇嘴，
瞧瞧二嫂皺眉梢。

“办工厂可不是玩笑事儿，
沒有弯肚子咱可不敢吃鐮刀，
你有錢，是我有錢？
簡直是沒事找心操！”

二嫂說：“党叫咱們办工业，
正是为了快把穷根刨。

人多力量大，
万众心一条。

困难能克服，
两只手啥都能創造。”

翠娇說：“誰带头来操办？”

(白) 二嫂說：“咱們俩，还有
爻卦先生周松涛。

蹬三輪的老萧也在內，
可是他白天不閑着。”

“傻二嫂，說別人还可以，

周先生参加那是开玩笑。

別看卦攤沒生意，

他也不能跟咱打交道。”

二嫂說：“凡事你要往前看，
別抓住旧皇历一个劲的往下
瞧。

周先生自从学了总路綫，
思想觉悟有提高。

騙人的生意不作啦，
大会上向党把心交。

黃銅錢送到废品回收站，
那个卦盒子早劈了，

大签筒按个嘴儿焊个把儿，
改成了噴壶用它把菜浇。

淨等着参加工作去劳动，
現在他拿本“紅旗”坐在家里

瞧。

我馬上去找他商量，
大妹子，快跟二嫂走一遭！”

她二人說完去找周先生，
进屋后二嫂直截了当把話学：

“周大哥，全民都在办工业，
你也別在家里干待着，

居民組也要动手办工业。”
周先生一听可乐坏了。

嘴里直說：“沒問題，
可是这……这……

(白)快說呀！
这里边困难可不少。
誰給咱拿資金？
誰給咱出原料？
誰給咱弄工具？
造出来产品往哪銷？”
楊二嫂听完說：“不怕，
要发动起来群众就有招。
白手起家不容易，
也不能在困难面前作孬包。
資金工具大家想办法，
产品由国家来包銷。
工厂是集体所有制，
国家給咱来撑腰。”
周先生搖頭不言語，
伸手直撓后脑勺：
“我感到这困难实在大，
比不了俩人打伙卖切糕。
倘若是百八儿十天办不成，
怕的是群众热劲往下消。”
楊二嫂連說：“放心吧，
見困难絕對不能皺眉梢。
有党来支持，
干吧，用不了五天就露苗。”
周先生心想：“哪能这么快，
办工厂不是在洗脸盆里把手巾
撈。

五天之内要能开工，
星期日我請你去看‘打龙袍’”。
二嫂說：“咱可一言为定！”
老周說：“放心吧，
看戏錢决不讓你自己掏。”
李翠娇心里也沒底，
心想：“不花錢办工厂怕是不牢
靠。”
且不言兩人打賭看京戏，
再表表热心办厂的楊二嫂。
点灯后召开居民会，
参加的人数真不少，
曲大娘，赵大嫂，
后院的学生张志超，
卖烧餅的王小二，
蹬三輪的大老萧。
黑鴉鴉挤滿一屋子，
楊二嫂主持开会站在地当腰：
“今天这个会，
我不說大家也猜得着。
党公布了总路綫，
好比那大海之中架了一座桥。
全民起来办工业，
群众干劲比天高。
召集你們商量办工厂，
民主討論大家出高招。”
楊二嫂的話還沒說完，

后边站起来大老萧。

我說两句：

“反正是心里有啥咱全往外掏。

我完全拥护全民办工业，

我把蹬三輪的牌照往回交，

从十五岁俺就要手艺，

車床子跟咱赛如亲同胞。

給資本家足足干了二十年，

人送外号‘萧快刀’。

旧社会咱中国工业不兴旺，

老板裁人，我无奈改行下煤窑。

一天掙不了三頓飯，

改了行，蹬三輪掙点糠团子嚼

一嚼。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了主，

我生活也随着不断来提高。

心里总想‘回原行’，

这机会可算盼到了，

今天咱自己办工厂，

我双手贊成带头搞。

工厂是民办，

錢由咱們大家掏。

有工具，出工具，

有原料，出原料。

資金嘛，大伙凑，

能拿多少拿多少。

我还存着一百元，

明早晨取出来就往厂里交。”

老萧刚住口，

王小二把拳头举挺高。

（白）我說！

“旧社会穷人沒活路，

別說办工厂，干活学艺还得打

保条。

我爹他光会手艺沒有保，

蹲在家里餓的难直腰，

后来逼的沒办法，

領着一家老小往关外逃。

穷人到哪也不好找职业，

卖行李做本錢去卖‘澄沙包’。

我爹临死告訴我，

一輩子不讓我把手艺学。”

二嫂說：“为啥你又来办工厂？”

小二說：“你沒看如今啥世道！

人民当家作了主，

再也不愁吃和烧。

办工厂不光自己有职业，

也是为了那共产主义总目标。

办工厂，我贊成，

我沒余錢，出两把鉗子一把

鋸。”

这时下边全都喊：“贊成！”

震的小屋直劲搖。

献工具拿資金的一个接一个，

我不能挨着个的往下学。
下一步研究办个什么厂？
楊二嫂动員大家来想招。
有人提議織袜子，
有人說制造肥皂、雪花膏。
有人說要給孩子們造玩具，
有人說編筐編筴篱外帶柳条包。

楊二嫂听完直摇头，
說：“結合工农业生产最重要。
不如办个五金厂，
給国家加工电焊条，
套螺絲、截鋼、直鉄綫，
还可以加工折頁，大鉄鋏。”
大家伙一听齐說好，
献工具，拿資金明天一块交。
后天咱挂上牌子就开工，
明天我去聯絡加工电焊条。
哎呀，不行，
还有个大事沒人包。
这工夫后边站起人一个，
他就是爻卦先生周松涛。
你这件大事我知道，
沒房子不能上馬路加工电焊条。

二嫂連說：“对对对，
周大哥一猜就猜着。”

老周說：“只寻思办厂不容易，
哪知道群众力量似海潮。
办厂的劲头比天大，
我老周也不能往后边‘猫’，
沒有房子我騰卦館，
可別嫌窄小不寬綽。”
楊二嫂說：“滿够用，
給座大楼还得閑着。”
李翠娇这回心里也有了底，
这民办工厂是釘帮又鉄牢，
天尽半夜才散了会，
真奇怪，各人都往各家蹀。

(白) 多明白！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
你看吧，担的担来挑的挑。
曲大娘扛把大鉄錘，
张志超挑来两筐碎鉄条。
周先生帮着驗收帶登記，
还不住冲着二嫂开玩笑：

“二嫂哇！”

“干啥？”

“这场‘打龙袍’你是准看不能饒。

现在我要請会儿假。”

“买票去？”

“不！”

周先生他搬着凳子就往外蹀，

“你到底干啥去？”

“我呀，我这个卦館赶紧改字号。”

磨石开花 (山东快書)

张园芳

“啥？”

(白) 民办五金厂！

这故事出在森林里，

“磨石弯”一带是林区。

这里的大树一个挨一个，

一棵棵都插在云彩里，

密压压的連成片，

使人看了心发虛。

不是我說書的說大話，

密得和我头发差不离。

(白) 好家伙！

磨石弯有山、有树、还有水，

有狼、有虎、有山鷄。

这里的老虎比牛大，

吃人一点沒問題。

千斤重的狗熊到处有，

吃人比吃小鷄还容易。

(白) 越說越玄啦！

第一伐木厂的医务所，

来了位医生是女的。

这姑娘姓高叫玉花，

是在医科大学新毕业的，

今年虽有二十岁，

看样子和小孩差不离。

工人们听說来了新大夫，

一見玉花泄了气。

长得又小身又瘦，

有陣小风就得吹得她远远的。

这样的大夫还能治病人？

自己連自己都顧不及。

高玉花来了有十多天，

沒有一个看病的，

病人都找男大夫，

对她一点不搭理。

半个月沒看一个人，

把玉花悶的了不的。

这里真是不需要？
工人们为啥不搭理？
这样我真是受不了，
我到这儿来工作可不是来休息！

在哪不都是为人民服务，
何必强留在这山沟里？
高玉花主意拿定就下山，
一直奔向森工局。
开头是心急如箭走得快，
一步想迈十几里。
走不多时四下直张望，
走走停停往前移。
见高山雄伟壮人胆，
苍松翠柏把人迷，
弯曲的小河惹人爱，
水光闪闪波浪起。
两耳又听工人伐树歌声欢，
不觉得热泪滴下了好几滴。
想起离校前同学们送别的话，
自己的保证也记的。
唉！到如今决心飞到哪儿去了？
这样一走我可是谁也对不起。
我来到林区是为了啥？
这点小困难不该闹情绪。
为建设祖国青年要站在最前
线，

我却成了个掉队的！
都怨我修养差，
都怨我觉悟低，
都怨我太懦弱，
我简直没出息！

（白）“走！回去。”
高玉花回到了卫生所，
太阳已经落山西。
高玉花回来刚休息，
从外边来了个找人的。
楞头楞脑他就喊：

“喂！有人吗？你们哪个是管事的？”

（白）“同志，有啥事？”
“我叫二楞子，
这外号是别人送给的。”

（白）“有啥事？”
“我家二妹妹得了病，
我爹叫我找先生医一医。”

（白）“先生在吗？”
玉花说：“我是医务所的高大夫，
走吧，走吧，快走吧，
耽误了病人可了不得！”
二楞斜眼瞅了瞅：

“不对吧？俺爹说过大夫是男的，

他不是叫咱請护士，說丫頭不会把病医。前几年山前王三生了病，請了位医生是女的，結果药給下錯了，差点点王三見不着他老姨。”

“你說的这是过去事，过去事不能和今天比。”

(白) “那我就不知道啦!”二楞說完往外跑，

“噯，同志，你家在哪我想看看去。”

二楞連头沒回往山下跑，玉花急得了不的!

这人真是……他住在哪个庄子里?

地点不知咋办呢?看样病的情况准严重，

救人如救火，時間长了会来不及!

我去找，我去問，我一定要把病人医。

高玉花收拾医具刚要走，二楞又回来看了看啥話也沒提。

玉花問：“是不是沒找着?”

(白) “噫!”

“我也是大夫，走吧，領我看去看去!”

他二人說完往外走，不多时到了他家里。

二楞玉花进了屋，就听得有人說話呢。

“这回可好啦，大夫亲自来到咱家里。”

也有的說：“卫生所大夫实在好，

和山里的人們多亲密。”二楞进屋沒吱声，

有人問：“大夫是不是亲来把病医?”

(白) “来了。”

“来了怎么沒見呢?”王大娘忙插嘴，

“刘大夫准是在后头呢。二楞子你咋不和刘大夫一起来，

你先回家还象个請医的!”

(白) “再去接刘大夫去!”

“爹，刘大夫沒在家，我請来的医生是个闺女。”

大家伙一听忙問誰，高玉花說：“是我，从局里新来的。”

一看玉花大家伙泄了气，
“不对吧，医生不会有这样的。”

“二楞子，我不是叫你請刘大夫嗎？”

“你这是搞的啥把戏？”

“老大爷，刘大夫出門沒在家，我也是医生看病的。”

“你們这卫生所别的医生哪？”

“都不在就剩我自己。”

大爷大娘請寬心，

我也能治病不会出問題。”

王老头不耐煩的背过身，

坐到箱上喘粗气。

有几个家屬見事不太好，

你一言来我一語。

“走吧，医生沒請到，

来了个护士啥也不懂的。”

一个高个的妇女出了房門直嘟

囔：

“黄毛丫頭看病真稀奇！”

一个老头捋着胡子把話接：

“我看这是瞎扯皮。”

玉花听完眼睛直冒火，

这些人不懂事来觉悟低。

这委屈我真是受不了，

又一想，不行啊，不能和群众

发脾气。

高玉花压了压心头火，

勉强笑笑把話提：

“大爷讓我看看吧，

各种葯品医具已全帶齐。”

（白）“讓我看看吧！”

老王头不耐煩的摆了摆手，

“二楞子你再下山看看去！”

見了刘大夫你一定叫他来，

他要不来就說我不依。”

（白）“嗯。”

玉花一見更难受，

心里象有一把尖刀刺进去，

这委屈若在前几年她会哭个沒

完沒了結，

（白）“現在呢？”

她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唉，这是为了啥？”

人家不用我又何必死纏不放給

人医？”

高玉花轉身往外走，

王大娘后边赶得急。

赶到了院中把玉花叫：

“好姑娘你可不能轉回去！”

王大娘說完心难受，

脸上的眼泪往下滴。

高玉花两眼发花心里乱，

好多的事情浮現在脑子里。想起了和睦友爱的学校好生活，想起了亲亲热热的家庭里，想起了老师同学跳舞又唱歌，想起了方才受委屈。唉！老师同学都不在，这些难处向誰提。高玉花看了看两眼含泪的王大娘，心里一陣热呼呼的。

(白) “不能走啊！”

“王大娘您别难过，我决心和王大爷說說去。我一定給小妹妹看看病，千斤的担子我担起。”

(白)

这時間二楞子也回来啦，滿头大汗直喘气。

王大爷問：“怎样啦？”

“沒回来不知在哪呢！”

(白) “啊，你真废物！”

高玉花上前叫：“王大爷，刘大夫現下大約在局里。还是讓我治治吧，我也是大夫会把病医。”

老王头听了沒說話，高玉花这里着了急。

我如果把病治不好，决不会出現新問題。

老王头耷拉着个脑袋不說話，尽在房里轉圈子，王大娘站在一旁哭啼啼：

“老头子，叫她看看吧，不讓她医誰来医？”

高玉花心里不住暗琢磨，也許老大爷在錢上打主意，

“是不是怕白花錢？”

这样办吧，治不好病藥錢算我的。”

王大娘上前忙安慰：

“哟，你这話說到哪里去！”

老头子，咱姑娘病越来越严重，再若不看可来不及。

我看这位先生和顏悅色脾气好，

她的本領不会低。”

过了半天老王头迸出一句話，

“你們愿咋的就咋的！”

王大娘高高兴兴領着玉花看姑娘，

这孩子脸蛋烧得快成了紫茄子。

王大娘說：“吓着了吧？”

“不，是咽扁桃腺炎，大娘你

安心別着急！

她現在需要休息和安靜，

最好請你們先出去，

等會打完針，吃完藥，

病的情況再跟你提。”

高玉花輕手輕腳動作快，

大娘站在窗前看仔細：

一會給病人喝口水，

一會兒坐在床邊摸摸脈，

一會又打針，

一會兒怕冷又給病人蓋上被。

整整折騰了多半宿，

玉花的上眼皮直打下眼皮，

她強打精神望了望轉危為安的

小病人，

昏昏沉沉伏在床上睡過去。

這些情況老倆口看得清，

老王頭心里頭佩服個了不得。

“二楞他媽，別叫醫生着了涼，

快把她抱到炕上去！”

“不行啊，一抱就醒了。”

“那你給她身上輕輕的披上件衣。

我抱把柴禾爐子就生好，

你再給她做點好吃的。”

“那就做點寬心面吧，

這孩子受了你多少委屈。

你再順便院里抓個雞，

一定要挑個最肥的。”

老王頭走後進來了一幫人，

有的問東有的問西。

大娘說：“小英子病好了，

是那個姑娘給治的。”

“是呀！大媳婦，這姑娘醫道

可高啦，

咱婦女都是好樣的。”

大家伙一聽都高興，

央求大娘看看去。

大娘說：“先別去，她睡覺哪！

吵醒了大夫我不依！”

高玉花這時已醒了，

收拾醫具要回去。

大家一看忙攔住，

王大娘說：“你不能這麼急！”

這時間老王頭也急急忙忙走過

來，

“姑娘你可不能這樣快的就離

去！

我給你借輛膠皮車，

吃完飯我親自送你去。

姑娘你就是磨石灣的花，

永遠開在磨石林區。”

双探宝 (鼓詞)

张园芳 陈杰

唱的是：一条大道长又宽，
道两旁又有庄稼又有山，
道这边山高数丈冲霄汉，
道那边甩手无边好庄田。
高山上草木葱茏遮天日，
田地里稻花飘香扑鼻尖。
嫩绿的青苗含朝露，
颤微微好象招手迎接丰收年。
有一个老汉在道边坐，
花白的胡须洒在胸前。
大沿的草帽就在头上戴，
蓝市布的裤褂身上穿。
在左手端着一个旱烟袋，
嘬嘬嘬嘬抽的欢。
抽了一袋又一袋，
一袋一袋紧接连。
两眼不住把庄稼看，
看完了庄稼又看山。
众同志要问老头有啥事，
等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谈。

回过身咱再把别的唱，
大道上有辆自行车跑的后边直冒烟。

车上人，穿双布鞋是千层底，
衬衫鼓的好象那满了风的帆，
裤子挽着半截腿，
虽然挺累满脸带笑颜。
来到了老头面前把车刹住，
两轱辘当时就不动弹。

“老大爷，我向你老问个路，
这地方哪个村庄是青石川？”
老头说：“你顺着大道往北走，

上坡下岭北转弯。
过了花开似锦的‘红桃岗’，
就到了绿草如茵的‘碧流滩’，
‘碧流滩’东有棵大榆树，
绕过榆树就是村子边。”
骑车人连连把老头谢，
真给你老添麻烦。

說完剛要把車上，
見老汉身旁的烟灰一灘又一灘。

这老汉抽的旱烟可真不少，
加一块，足有三十九袋烟。

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
热燎燎的地皮下脚难。

晒的庄稼都卷了叶，
晒的野草都打了荇。

晒的人皮肤黑又亮，
晒的人汗水擦不干。

这老汉为啥不怕热，
这老汉为啥不动弹。

下地人都回家去吃晌飯，

“老大爷为啥还不把家还？”

老汉微笑說：“我沒啥事，
站在这儿看看山。”

騎車的人說：

“你老不要开玩笑，

心中有事难把人瞞。

要說早晚溜躑还可以，
晌午头散步可真新鮮。”

老汉想：这个人眼力真不錯，
把我的心事都看穿。

我有心把事情对他講，

又一想，过路人怎能解决咱困
难。

想到此处开了言：

“同志，你还是赶紧赶路吧，
在这陪我挨晒有多冤！”

“老大爷，你老这說的哪里話！
难道你为了挨晒到山前？

不妨就把心事对我講一講，
聊聊也可解心煩。”

老汉說：“我在琢磨这座山。”

騎車的人說：

“老人家琢磨这山有啥用？”

老汉說：“高山的好处大过天，
我們这儿主要是缺水地土干。

庄稼多咱也离不开水，
地和水是骨肉紧相連。

你瞅瞅，庄稼現在还不错，
就怕到了三伏天。

三天沒雨就卷了叶，
五天沒雨就得过贱年。”

“老大爷，是不是丰收那年雨
水好？”

老汉說：“同志，全靠山神可怜
咱。”

“啊！山神还能把庄稼救？”

老头說：“要知道这事得慢慢
談！

那一年，一連仨月沒有雨，
急坏地主刁老三。